

野坡散记
凤凰读书文丛



朱健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丛书主编 秋禾 董宁文

野坡散记

朱健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坡散记 / 朱健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9. 8

(凤凰读书文丛)

ISBN 978-7-81101-895-0/I·42

I. 野… II. 朱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 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979 号

丛 书 名	凤凰读书文丛
丛书主编	秋 禾 董宁文
书 名	野坡散记
作 者	朱 健
责任编辑	高朝俊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-mail	nspzbb@njnu.edu.cn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11 千
版 次	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1101-895-0/I·42
定 价	28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目 录

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	/1
大磨滩,高坑岩,真好玩……	/6
红楼伟构之一角	/11
精神界人非骄子	/19
手按《圣经》而心不发抖!	
——解读“一户侯”	/26
从斯托雷平想到苏武	/31
“捧杨”记偏	/38
“宰相”与“秀才”	/42
《李白三部曲》外话	/44
书外的话	
——关于路翎	/46
“选学妖孽”与“刘鄂”	/49
也许,你心中有一首诗	/51
误读《水浒》:推敲“铁扇子”	/53
“母老虎”的新书	/62
《空城计》,司马懿的戏	/64
关于《搜神后记》的作者	/66
关于《水浒传》的“封杀”	/68
天下有人不识君	/70
“右派”歧义	/72
清风不去书香永存	/75
五月的鲜花	/76
吴宓的“大小说”	/77
千年包公	/84

由“男芭”说到“跷”	/86
关于《逍遥读〈红楼〉》	/88
有此一说：屈原好比梅兰芳	/90
“耶稣崔庭”旧闻	/95
新年听诗	/100
从胡长清说到石崇	/102
由诗入画	
——读罗飞诗集《红石竹花》	/104
徐志摩在《辞海》中	/106
说“而”	/108
“残荷”小辨	/110
“风月”小辨	/112
“红豆”小辨	/114
眩目的美	
——《三堂会审》印象	/116
一张老歌片	/118
老人与网	/121
谈《大明宫词》	/124
远方来了个“薛平贵”	/126
“乡农学校”旧事	/129
关于《人间烟火》	/133
傅白芦的书	/135
老调子已经唱完	/137
说“酷”	/140
马谡是个好干部	/144
说“悼亡”	/146
一不小心又犯傻	/147
关于“贺岁片”	/149
《斩经堂》吴汉的戏	/151

《周易》：“情书密码”	/153
侯德榜与“久大公司”补说	/154
《托梦一碰碑》——杨家将的戏	/156
“小学生水平”拾趣	/158
从“儒将”说到“儒警”	/160
林黛玉“绿珠坠楼”诗	/163
贾府的教育——不好说	/166
贾宝玉的家庭教师	/168
“吃不完的饭”	/170
从“吃酒”到“喝酒”	/172
林黛玉的家庭教师	/174
推敲冯紫英	/177
“凤姐之父”索隐	/179
汉南春历历	/181
横岭侧峰各不同	/183
贾宝玉是“大革命家”	/185
嫁与春风不用媒	/188
流行歌曲《红豆词》小考	/191
秦可卿，说不清	/194
秦氏·可卿·秦可卿	/197
大观园里的三驾马车	/200
再说“四大家族”	/202
为凤姐“圆梦”	/206
“无限惆怅，无限感慨”	/208
终朝采绿扬之水	/210
从钟馗说到“女钟馗”	/213
小店大气，大店小气	/215
孙悟空和李自成	/217
从“弄瓦”说起	/219

“犹是开元全盛年”	/221
开卷第一回	/222
开辟鸿蒙	
——开卷第一回之二	/224
史太君情系果子狸	/227
我的笔名	/231
雍正王朝是部戏	/233
“反面教员”考	/236
《将离集》的旧事新闻	/239
彭燕郊的诗：四五“斤”	/241
诗人白莎	/242
林庚“问路”	/245
隐于丹青	/247
此花开后更无花	/249
冰雪精神，抗寒志节	/252
悠悠盖世功	/254
“十年《读书》”扬之水	
——《梵澄先生》读后	/256
跋	/261

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

晏阳初博士今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。新闻媒介溢之为“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”。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，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，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。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《晏阳初文集》、《晏阳初全集》（第一卷），既慰前贤，又益后人，功德无量。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到否？

一八九〇—一九九〇，博士生命长河，汨汨淙淙，浪花水沫，流走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。寿终正寝，尽其天年，自是人生一幸。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同志，却英华早谢，于十年动乱之初含恨以终，便难免漾起几分凄苦，几分怅惘。今日摩挲遗编，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流，更有目迷五色、思绪难理之感。即如“蜚声中外”，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；“平民教育家”，更难解何所云而然。至于四十年代初季，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、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（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制者）等人杰一起，同被美洲学界推选为“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”，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。且无道其宏言说论若“第五自由”者矣。

“第五自由”论，起自二次大战后期。其时，美国总统罗斯福，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，提出“四大自由”口号，即言论

的自由、信仰的自由、免于匮乏的自由、免于恐惧的自由。晏阳初对之作补充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只能拥有‘四大自由’，还有第五自由：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。没有它，我们能有‘四大自由’？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（Freedom From Ignorance）。”（《晏阳初传》，四三一页）

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！这就是晏先生以“除文盲、作新民”为目标的“平民教育——乡村建设”运动精义所在吧。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矻矻、不懈其志之丰神的，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延安一语中的之评：“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，深致敬佩。”（堵述初：《毛泽东先生会见记》，见《晏阳初文集》附录）赘言一语：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，长沙城沸沸扬扬，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，与晏氏同龄的毛泽东即在其中。

宗教家精神。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在指斥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传布“精神鸦片”或“用笔杀人”。揣度言之，其“深致敬佩”者，大约是意在弘扬一种巨大热情、执着追求和虔诚奉献精神吧。四十年前，我曾有幸忝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，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。师生集会，例必按“平教会”传统行礼如仪：全体起立，唱《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》。歌词系晏先生延人执笔，自选《苏武牧羊》曲调谱成。众人高歌，激越昂扬，苍凉悲壮；浸淫其中，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。其词曰：

茫茫海宇寻同志，历尽了风尘，结合了同仁，共事业，励精神，并肩作长城。力恶不出己，一心为平民。奋斗与牺牲，务把文盲除尽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。

一齐见光明，青天无片云。愈努力，愈起劲，勇往向前程。飞渡了黄河，跨过了昆仑。唤醒旧邦人，大家起作新民；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。

今日吟咏韵味,品藻词翰,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忧世拯民、奋进求成而又不无寂寥苍茫之绪的异样况味;也许其中正积淀了一代知识界人郁郁心声——激昂慷慨中难掩其迷惘困惑之情?且复于曲律跌宕中,又如见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晏阳初引吭高歌身姿;笃诚笃敬,肃穆庄恭,正是一尊虔诚布道者声容。今日若把歌词作“平教”纲领研析,倘能不计所谓“历史局限”而作持平之论,对其“一心为平民”的坦诚告白,“务把文盲除尽”的铮铮誓言,无论如何是不能一笑置之的。况且,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、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: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,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,发展而为“乡村建设”的定县试验及四川、湖南试验,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、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。仅以“务把文盲除尽”而论,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。就此而言,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,也不应为过吧。且听他在一九二七年发出的沉痛呼声:“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,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;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,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。”“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,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,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。四顾茫茫,终夜徘徊。”(《晏阳初文集》,一卷,一一六页)

四顾茫茫,终夜徘徊——斯人去矣!回首当年,我所及见的晏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“平教会”巴县实验。功业成就,声誉日隆。虽未改其谦冲平易、坦诚热情本色,但已颇具“平民”而“圣者”气象,俨然一代宗主了。且盛筵难再,历经战乱烽火,“乡建”绿洲,于神州鼎沸之际,总有一种其曲将终、其人将散之感。一曲平民教育运动长歌,总括而言,华彩乐段,在定县试验十年(一九二六—一九三六)。晏阳初的宗教家精神,也随之而张扬极致,夺目生辉。

定县实验,是晏氏“平教”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。

参加这项实验的“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”的领袖人物，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，当时遂有“博士下乡”美谈。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“博士下乡”也许是中国知识界（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）“史无前例”的真正自觉自愿的“上山下乡、扎根农村”运动吧。一九二六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。一九二九年，时正盛年的晏阳初，以其特有的青春锐气（这种锐气，晚年犹能见到），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，毅然离开北京，举家迁居定县。安家落户，一住八年。“平教会”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。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、教授，先后达数十人。其中有正牌博士头衔者所在多有。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《农民报》主笔。一九三五年鼎盛时期，“平教会”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。小小定县，一时人才荟萃，谈笑鸿儒，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。较之我辈熟知后来居上的“很有必要”和“五七道路”，应是另有一番滋味。今日思之，众位前贤先辈，不必脸红心亏。

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，仍然充满感情：“我两个女儿，群英、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。我们穿粗布大褂，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。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，与农民一同吃苦，吃穿住一样，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、亲人。”（见《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》第六期，十页）这样的变化，当然会“触及”洋博士们的“灵魂”。对此，晏阳初十分清醒。他当时就指出：“自北京迁到定县，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，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。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，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，和农民同起同居。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‘小北京’！”（《晏阳初传》，一七九页；参见《晏阳初全集》第一卷，二〇一页）。而且，他指出：“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，才到乡间来求知道。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，空作误民的计划，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，去解决问题，抛下东洋眼镜，西洋眼镜，都市眼镜，换上一副

农夫眼镜。换句话说,我们欲‘化农民’,我们须先‘农民化’。可是‘农民化’不容易,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。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。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,亦正以此。”(《晏阳初全集》第一卷,二二一页)。——多抄几句,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,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“说得何等好啊”。

然而,卢沟桥一声炮响,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。“平教会”也不得不南下潇湘,西去巴蜀,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。殆及刘邓大军炮声撼山城,乡建学院及巴县实验终于降下帷幕,改弦更张,别赋新辞。而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“愚、穷、弱、私”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“文艺(文化)、生计(生产)、卫生、公民”四大教育,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。对于历史的选择,晏阳初在其晚年,以智者之勇,仁者之风,有此明快了当的悟道之言:“比较起来,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。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,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。”(见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《著名平民教育家——晏阳初》,作者张高)

晏阳初于一九四九年去国。几番曲折,几番风雨,终能于一九八五、一九八七年以年逾九十的高龄,风尘万里,翩然归来,一亲、再亲故土,了却数十年悠悠乡关之思;而后,溘然长终异国,应已无憾。多少身前身后事,茫茫海宇“燕”归来!我们终于有了得以从容审视历史、省察现实、探索未来的机缘。晏先生文集、全集的出版,正适逢时会,令人欣慰。掂量晏先生多年前提出的“愚、穷、弱、私”在今日的分量,倾听其“务把文盲除尽”的热切呼声,研析其“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”高义,匡时启智,皆匪无益,无待啰嗦。

一九九〇年五月,长沙龟背竹楼

大磨滩，高坑岩，真好玩……

戴子钦先生《晏阳初与乡村建设学院》一文（见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《文汇报》），说到学院所在地的大磨滩和高坑岩瀑布，令我想起“大磨滩，高坑岩，真好玩……”这支歌。歌词不知出于哪位高手，曲调据说是采自美国一首流行歌曲。旋律热烈而欢快，极易上口，因之景慧小学师生众口传唱，历久不衰。

说到景慧小学，便涉及乡建学院渊源所自。景慧，寓意景仰朱其慧，即戴先生提到的熊希龄夫人。她是著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创办人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第一任董事长，陶行知先生为董事会书记，晏阳初为总会干事长。总会的办事处最初就设在熊公馆两间小房里，所以乡建学院的附属小学即以“景慧”名之。八十年代，作家赵大年常来潇湘电影制片厂，接谈之下，知道他居然曾是景慧小学的学生。越套越近乎，大年的尊翁原来是赵水澄先生，当年“平教会”的秘书长，也在学院开课，我听赵先生讲授过李清照词。不仅如此，我之能进入乡建学院，至今还可冒充“大学文化”，也多赖赵师鼎力。不怕丢丑现眼，我本只是“初中文化”，无资格报考大学，遂用肥皂刻公章造一张假文凭，再以“乡建运动子弟”身份，恭请孙伏园先生修八行书致赵先生。所以虽数理化大都是零分，也榜上有名，报到入学了。我至今记得孙先生八字胡，黑框眼镜，笑咪咪胖乎乎的圆面孔，小胡萝卜一样的指上套一翠绿“班戒”，在重庆国泰电影院对面一家极普

通的茶馆里，一字一画，含笑修书。我向赵大年讲了这段经历，讲了对赵师的感念之情，但没有请他代向赵师请安。因为传闻五十年代赵先生已瘐死狱中，自不便求证于后人。未必是众所周知的原因：“平教会”那时定性是“反动组织”，“乡建学院”军事接管，代理院长等被捕入狱——我已不在学校，详情不知。直到八十年代中期，方见以乡建学院几位知名校友个人名义，在《重庆日报》上撰文叙述平教会、乡建学院历史业绩，也算是“平反昭雪”了。

总算是俱往矣，继续说“好玩”吧。我在乡建学院仅混了一年，对平教会及乡村建设高义，当然没资格发言。幸运的是，我入学时是瞿菊农先生代理院长（在一次纪念“五四”座谈会上，瞿先生曾提到“我那个舍侄秋白”），不久晏院长从美国回来，每周一次，亲自讲授“平教运动史”。晏先生是真正的大演说家，不以雄辩恣肆为胜，而以化高深义理为浅俗白话煽情动人。讲起平教史，亲身经历，得意之作，如数家珍，毋待乎词章。我保存有当时笔记，“文革”初起，掷于公厕。现在回忆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对“平”字的解释和“博士下乡”累累如贯珠的大名。“平”字是平教会的会徽。走进乡建院校区，每一栋房舍屋脊上都嵌一“平”字，实在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。晏先生解释“平”字大义，妙思奇喻，绝对空前绝后。要领是：最上一“横”，代表人的“头脑”。人无头脑（思想、理性的头脑），一事无成。“横”下的两“点”是两只“眼”，“左眼”代表平等，“右眼”代表公正。两点中间“十字架”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牺牲自己，拯救世人的“心”。总括言之，“平”为会徽，就是召唤平教会成员、乡建学院师生，用有思想有理性的“头脑”，用平等公正的两“眼”，用同情友爱的“心”，为苦难的人群而牺牲，而奋斗。这人群，在中国就是数以亿计的平民，平民的主体则是农民。所以，博士们要下乡了。

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，持续近十年的平教会“定县实验”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品各类知识分子，最盛时达五百余人。小小定

县，够热闹的了。其所以被称为“博士下乡”，确以博士带头，博士为骨干。晏阳初先生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，师从曾任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的塔虎脱，夫人许雅丽女士是碧眼金发的华裔（我们尊她许师母），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高材生。晏之日常生活，彻底西化。就是这么个洋家庭，一九二九年携襁褓婴儿离开北京迁居定县，安家落户，雷打不动，直到“七七”事变。“扎根农村”决心，可谓大矣。平教会的骨干，几乎是清一色有留学国外的经历。我所能及见的孙伏园先生，以编辑北京晨报副刊、首发《阿Q正传》而名垂青史，曾留学法国，任教北京大学。经晏阳初一番鼓动，毅然下乡，创办平教会《农民报》并任主编。大概这也是中国办在农村的第一份农民报。瞿菊农先生，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，据说是中国荣膺此学衔之第一人，学成归国，屈就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一名干事。熊佛西先生是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，戏剧大师，辞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职位，迁居定县农村。

四十年代后期，我读到过熊佛西祝晏阳初六十大寿的文章，印象最深的是说晏先生“身体像一棵青松”，传神肖形如画。另一位是李景汉。当年听平教史，我并没留下印象。八十年代老校友相见，津津乐道，始闻其大名。原来乡建学院设社会系，这个系的同学最活跃，学生运动骨干大半在其中（包括中共地下支部书记）。五十年代，社会学废黜不振，学无所用，改行别业，半路出家，脸面无光。八十年代社会学渐次重兴，当然一肚子话要说。说起来中国应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，乃始自“定县社会调查”，《定县社会概况调查》一书即为最早成果，主持其事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先生。那么，当年乡建学院的社会学系便是嫡系真传“老王麻子”了。隔行如隔山，不敢必其是否。要之，“博士下乡”是真人真事，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早了半个世纪。

这么多洋水浸润过的“博士”们培育出的平教会及其后学乡村建设学院，传唱洋风洋调的“真好玩”之歌，宜乎其宜。况且晏

阳初出处行事又是位风格别具的人物。讲“平教史”，讲到经费来源，主要得之于他个人的募捐“演说”。所以，衣钵真传，乡建学院众弟子必修课是每周一次全校集会的“演说”。学生轮流登台，五分钟讲清一个问题，并评定名次，晏氏只要在校，必亲临主持。今日大学生“辩论”，国际国内，电视转播，风光之至。其实不佞等辈五十年前已习以为常，差堪老王卖瓜矣。说到晏先生所定“演说家”规格，今日“金牌”得主，怕无人达到，晏先生现身说法，以己例证，称：真正的演说家，能使听演说的人，把自己腰包里的钱，自觉自愿高兴地放到你的腰包里！哲人其萎，今日反思院长遗训，历史已然证明是放诸四海的朴素真理。问题在于钱到了“你的腰包”后如何开销。“演说家”人格品位档次即在于此。晏先生坦坦荡荡，大庭广众，绛帐授徒。讲他在美国各大城市公交车上宣讲“平教”理论，听者忘神，无人下车，车到终点，纷纷解囊。讲某百万富翁（有名有姓，惜乎我忘记了）听演说后，携巨款造访晏氏寓所，二十几层高楼舍电梯不坐，逐级拾步而登，气喘吁吁，以示崇敬之诚。连大名鼎鼎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为“平教”理论所动，专款资助。晏先生甚至能把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变成“听众”，面对面向总统阁下宣讲“平教”教义。当然也有不听这一套的洋铁公鸡。有位美国富豪，任何善事一毛不拔，后探知他情所独钟是钓鱼，于是乡建学院“钓鱼协会”于焉“成立”。翠竹夹岸的龙凤溪畔，遂有那么几位“渔协委员”，临水而钓，摄影成照，情趣宛然，寄往大洋之彼岸。是否钓到富豪“腰包”美钞，我已离校，不知结果。但我确实知道龙凤溪水是绝对无鱼可钓的。如此等等，晏院长讲来，沿门托钵，有理直气壮之势；言皆及钱，不见鄙陋之心，遂能以其城府洞开、机巧尽见、平和谦易的魅力，取信于众。美事佳话，应广流传。

所以，“真好玩”之歌，固然是山水形胜之歌，也是青春心灵之歌。仅举两例，以见所言不虚。其一，乡建学院是不设“党国代表”训导长的。群丑无首，国民党、三青团没法公开活动。别

设“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”，主持其事的是地下党员王启澍先生。这位甫届而立之年的青年教授，威信极高。晏阳初曾在一次大会上赞扬：“王先生是一位多么漂亮的教授啊！”晏氏独有的风趣幽默，引起满堂欢笑，热烈掌声。心照不宣，当然是很大支持。其二，北平美军强奸沈崇案发生后，重庆大中学校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。距市区七十余里的乡建学院师生，先一日赶赴市区参加。行途所经，是“中美合作所”巢穴歌乐山。年逾花甲的晏阳初拂晓即起，晨光熹微中为游行师生送行。游行次日大雨，师生陆续回校。晏阳初又到学生宿舍逐一探视，嘘寒问暖。这在近现代高等院校的领导人中，恐怕为数不多。

然而，怎么也不会想到数年之后，在欢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之歌时，身在其中的平教会却“反动”了，乡建学院被“接管”了，一个个“平”字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……

（附告戴子钦先生：八十年代初，我故地重游，见你工作过的图书馆，已成公社牛棚——真正的喂牛之棚。）